

中华艺术宫五年举办展览180余场,接待观众1230万人次

中国艺术在此,对话全世界、温暖一座城

■本报记者 范昕

十多天前的一个下午,82岁高龄的艺术大家萧勤回到家乡上海,做客中华艺术宫。老先生此行是向中华艺术宫捐赠2件重要作品,并为明年将在这里举办的“回家”个人艺术大展“踩点”。中华艺术宫兜上一圈,和家乡的艺术爱好者们聊上一两个小时,老先生突然宣布,明年个展120件展品中的80件,将在展览结束后永久留在中华艺术宫。除了收到萧勤慷慨的承诺,这个9月里,中华艺术宫收到的捐赠还包括——已故版画大师杨可扬的73件版画,八旬水彩大家陈希旦的20件水彩画,上海艺术家邱瑞敏慧明伉俪的100件油画、雕塑等作品。

或许,这正是中华艺术宫的集聚力。10月1日,原世博会中国馆“变身”中华艺术宫五年。如今的中华艺术宫,已然成为屹立在浦江之滨的美术高地、文化磁石,吸引着观众的纷至沓来,也吸引着文化能量的持续积聚。五年间,这里共接待观众1230万人次,举办展览180余场;接受无偿捐赠750余件;开展公共教育活动760多场;1100余名“文化志愿者”为观众服务近25万小时;开发文化创意产品360余款……



▲如今的中华艺术宫,已然成为屹立在浦江之滨的美术高地、文化磁石,吸引着观众的纷至沓来,也吸引着文化能量的持续积聚。

▲孩子们席地而坐,对着墙壁上的艺术作品静静临摹,是中华艺术宫常见的一幕。(均中华艺术宫供图)

曾记否,当年上海美术馆带着丰厚“家底”搬迁至中华艺术宫。从上海美术馆到中华艺术宫,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胸怀、格局。未来,中华艺术宫勾勒的蓝图是“全球华人美术的雄伟殿堂”,将通过传承、创新、开放、融合,不断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魅力,也为这座城市注入艺术活力。

以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自豪地与世界对话

什么是富于东方韵味的审美特质?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在中华艺术宫五年间根植于收藏策划的一大批展览中,就藏着生动的阐释。比如,《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源》讲述的是海派美术如何在中西并陈、求新求变的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

独领风骚的故事;《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呈现的是上海如何从五六千年前走到今天的;贺天健、林风眠、关良、滑田友、谢稚柳、吴冠中、程十发等“名家艺术陈列”专馆,告诉人们一位位前辈大师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之路。中华艺术宫在讲的中国故事甚至不单单是美术史的叙事,而是文化态度的叙事。比如,正在推进的“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将谱写新时代的史诗;即将揭幕的《江山如此多娇——新时期中国美术的文心与诗意》大展,将以不同艺术形式的百余件精品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术历程。

在中华艺术宫,观众也幸运地领略了世界艺术的魅力——伦勃朗、维米尔、鲁本斯、米勒等世界艺术史上名家多有作品到访;大英博物馆、巴

黎奥赛博物馆等全球知名博物馆、美术馆的珍藏都曾来过。中华艺术宫自有展览品牌“同行——美术馆联合展”,每年确定一个主题,邀中外美术作品“同场竞技”,更是让观众对中西美术的互联、互通豁然开朗。2014年这里围绕“表现主义”举办的七大展览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表现主义是西方美术的专利吗?中国画中的“写意”,就蕴含着表现主义的基因,彼时展览之一的《通变涵远——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10个样本》即以林风眠、关良等10位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的中国画渗透出表现主义的东方痕迹。而来自德国、意大利、厄瓜多尔等国的表现主义主题展则既呈现出不同地域艺术家对于人类共同审美的寻找,又展示出他们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探索。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告诉记者,

将高规格、多元化的世界艺术请进来,是为中西美术的平等对话搭建一个平台,凸显中华文化自信,更从中映射出中国艺术成就的世界意义。

艺术宫也是大课堂,美育无声滋润大众的心田

五年间,中华艺术宫以形形色色的公共教育活动,逐渐筑起以展览为核心、融多元艺术教育形式于一身的“艺术服务综合体”。成就都市文化大课堂,让美的教育无声地滋润着大众的心田。

每到周末,一天平均有两至三场公共艺术教育活动于中华艺术宫举办,针对有着不同需求的观众。配套展览推出导赏、讲座之外,很多活动已成品牌、系列,“四季剧剧”汇集著名

戏剧家的讲演,“艺文会”是艺术图书分享会,“中华艺术宫之约”约的是文艺演出,“艺心艺意”展映的是艺术电影……年轻的R吉B艺术组合玩起艺术脱口秀,在欢声笑语中抖出人们关心的那些艺事;实验音乐会“空弥”不局限于绘画和音乐的简单结合,而是扩展到听觉与视觉艺术的交互;品香茗,说《红楼梦》,由此展开中国茶文化的美好画卷……这些都是中华艺术宫近期的爆款教育活动。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中华艺术宫公共活动的数量更是达到近50场,最多的一天有8场。“一家美术馆可以温暖一座城市,潜移默化引导着大众的艺术审美。除了挂在墙上的艺术作品,我们还应该用各种方式传播美,传播人类的智慧真情。”李磊坦言,中华艺术宫想努力画好“四个圈”,“中间最核心的圈是艺术,第二个

圈是艺术,第三个圈是文化,第四个圈是核心价值。”

退休工人高为钢先生追着艺术宫的“展览改变艺术”系列讲座,从去年追到今年。一场场讲座听下来,他坦言现当代艺术没那么难懂。如今的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就是浏览艺术类文章,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几乎每个周末,从事销售工作的潘智文先生都会带着在美院念书的女儿在艺术宫各类公共活动中“刷脸”。父女俩随身带着本子和笔,这两年做下的笔记都有厚厚一沓。渐渐地,父亲发现毫无艺术背景的自己竟然对艺术作品有了些许体会。而女儿,向嘉宾老师不仅求教专业知识,也交流自己艺术道路上的困惑。在中华艺术宫,美在无声滋润着大众的心田,用心感受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文学分享悄然进入消费时代

知识付费平台兴起经典名著解读热

■本报记者 陈熙涵

在崇尚分享精神的互联网时代,为优质内容付费渐成趋势。日前,某知名知识付费网络平台与青年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书评人黄昱宁签约,推出由她主持的一档解读经典名著的栏目,每次30分钟时长,为读者解读60本西方文学史上绕不过的经典名著。读者可以付费收听,走近简·奥斯丁、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60位性格各异的文学大师及他们的作品。

一批名家将先后加入“讲书天团”队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本经典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在世界名著系列里,《傲慢与偏见》在知名度和亲和力上至少可以排进前五。这本书的作者简·奥斯丁女士,是英国18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如果要形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在全世界、尤其在英国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只需要打开英国人的钱包就够了。新版的10英镑纸币上印的是奥斯丁女士的头像,跟英国女王平起平坐……”

从9月份起,译者黄昱宁开始主持“听名家讲名著”节目。这是她为解读《傲慢与偏见》撰写的文稿开篇。借助互联网,这个平时对外国文学如数家珍的姑娘,开始把平时只能和亲朋好友促膝闲聊的话,广泛地传播出去。她的受众遍布全国各地,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并不需要成为黄昱宁朋友圈的一员,而是拿着手机便可分享阅读这一行为。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深度普及,互联网内容显得杂乱无章,良莠不齐,让用户产生筛选的困难。优质内容越来越成为稀缺品,分答、得到、知乎live等知识共享平台的涌现,预示着知识付费时代的来临。在黄昱宁开设专栏的平台之上,还将诞生一系列的名作解读付费专栏,一批学者、作家将先后加盟“讲书天团”的队伍。

据了解,除了黄昱宁本人担任总策划及多篇稿件的撰写之外,其工作室的作者队伍还包括知名作家、外国文学编辑、高校教师等等,而她出面

“面对望而生畏的人们,确实需要像手术刀般精细地剖析经典,为大众搭建通往名著的桥梁。而‘听书’不啻为一种理想的方式。然而,我们的初衷并非让人半小时就读完一本名著,然后便跟它告别。从我的角度,我只是打开一些让读者更容易进入书本的门。解读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诱导一个潜在的读者,真正翻开并读完一本本经典名著,而不是被难倒,进而放弃阅读本身。”

约稿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无论你之前读过几遍,都要再细读一遍。栏目至今已推出四期,先后解读了《傲慢与偏见》《堂吉珂德》(上、下)《了不起的盖茨比》。下一个登场的则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如《挪威的森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危险的关系》都在解读之列,而最新的一部作品则是布克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

与许多作家解读名著的作品不同的是,知识付费平台推出的“名著解读”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位置,先期策划时,便把“知识性”而非“文学性”作为解读的重点,特别倾向于对名著周边知识的涉猎,比如在讲到简·奥斯丁的时代时,带出的是18世纪后期英国的文学状况及当时小说所处的地位;那时的英国,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诗人队伍非常强大,而“小说”这种题材在文学谱系里还登不上大雅之堂,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读小说的是女人,写小说的也是女人。

据悉,“听书”这种形式下颇受读者和听众欢迎,与知识付费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阿里应用分发平台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以“90后”为主的知识付费用户已达到5000万,预计今年知识付费的总体规模将达500亿元。而就在不久前,由学者蒋勋主讲的《细说红楼梦》创下2.2亿人次的播放总量。

打开让读者更容易进入书本的门

当前,行业的边界正在重叠,利用碎片化时间,帮用户完成类似“一

天读完一本书”的目标,是许多付费知识分享平台的产品模式。“付费内容就是为读者做减法。”蜻蜓FM总裁钟文明说,因为屏蔽掉了大量垃圾信息,付费反倒成为一种为用户节省时间的方式,越来越为用户所接受。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真正能读完大部头经典和名著的人越来越少,对有难度的阅读,更多人表现出的一种想要亲近却不能亲近的状态。据悉,美国知名媒体聚合平台Buzzfeed,日前评选出25本连外国人都觉得难懂的名著。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赫然在列。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近20年的黄昱宁,经常会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他们会问那些改变了世界的书,为什么那么难读?《荷马史诗》到底写了什么?但丁《神曲》究竟妙在哪里?莎士比亚诗一样的语言怎么构成经典的段落?为什么大家都爱《傲慢与偏见》?《尤利西斯》梦呓般的话语到底在讲什么?

“面对望而生畏的人们,确实需要像手术刀般精细地剖析经典,为大众搭建通往名著的桥梁。而‘听书’不啻为一种理想的方式。然而,我们的初衷并非让人半小时就读完一本名著,然后便跟它告别。从我的角度,我只是打开一些让读者更容易进入书本的门。解读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诱导一个潜在的读者,真正翻开并读完一本本经典名著,而不是被难倒,进而放弃阅读本身。”黄昱宁说,像她一样的内容提供者们特别清楚一件事,用户只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所以,内容付费平台,内容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

快评

旋律勾勒一幅幅丝路音乐地图

——交响乐《丝路追梦》带来的文化思索

李鹏程

9月25日和26日晚,交响乐《丝路追梦》(A Pursuit of Dream on the Silk Road)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奏响。这部交响乐由周湘林、叶国辉、张旭儒、赵光、尹明五这五位作曲家合力完成,五个乐章《序曲》《随想曲》《狂想曲》《幻想曲》《畅想曲》笔法各具特色,又在各乐章间互相呼应。虽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呈现纯音乐版本,但闭目聆听,只觉丝路美景流淌而出,历历在目。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上音作曲系的这几位教授已多次集体创作大型交响作品,深受业界好评。周湘林、张旭儒、赵光和尹明五四人早在2011年就开始合作“四面八方——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乐队”系列音乐会,近至今年3月26日“四面八方”系列之三在上音音乐厅首演。此番作曲系主任叶国辉加入《丝路追梦》创作组,刚好形成“五人团”。这五人均热衷于移植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并将其编织到恢弘绚丽的管弦乐中。不过,不同于19世纪末俄罗斯民族乐派“五人团”多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均是作曲科班出身,如今正值中年,处于创作的成熟期,艺术追求和风格较为接近。这种合作

方式沿袭自上世纪中国交响乐界常见的集体创作传统,半个世纪前诞生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即是此类典范之作。

交响乐《丝路追梦》构思于2016年初,同年9月19日由张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西安音乐厅首演,成为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压轴新作。如今,周珂指挥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将丝路交响带入上交音乐厅,精彩的演奏打动了现场听众,一位七旬老人听后感慨道:“昨晚因为雷阵雨没能赶来,今天雨过天晴再来听,这些年轻的演奏家手中的乐器将我带到心驰神往的西域!”

就体裁属性来看,这部作品更贴近浪漫主义后期欧洲民族乐派作曲家常写的交响音画。五位作曲家以唯美的旋律线条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丝路音乐地图:《序曲》始于古长安城门,《随想曲》《狂想曲》《幻想曲》遍历丝绸之路中、北、南三条路线,《畅想曲》归于古长安城门。各乐章的小标题不指向任何景象或故事,而是以各具体裁命名,赋予创作者最大化的泼墨空间。正是基于这一大寓意式的纯音乐创作思路,整部作品才完全

摒弃了西欧古典交响曲的奏鸣原则,强调优美旋律的色彩对比和自由展衍,古今中外的音响符号在此汇流。

乐曲对各类音乐文化符号的引用意味深长,作为整部套曲的开端,《序曲》并非仅仅起到序奏的开篇作用,主题综合了“大雅”“敦煌古谱”和“杏花天影”的旋律材料,宏大交响序曲的规模体现出分量极重的独立意义。《随想曲》更直截了当地引用经典旋律素材——两端是俄国作曲家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大公》和《在中亚西亚草原》中的著名旋律,位于乐章中心位置的是哈萨克作曲家阿合麦特创作的歌曲《燕子》。当熟悉的旋律穿越百年时空在当代作品中重新生长,我们分明能听到古今中外的音乐在这里交织。看似是梦境中对往昔浪漫音响的追忆,实则是当代中国作曲家对浪漫主义民族乐派辉煌年代的艳羡。恰如鲍罗丁以西方人的视角、怀着对异域风情的迷恋写下浪漫主义化的东方音调,今日的中国作曲家又何尝不是在汉化那些传说中的西域音调?

(作者系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何占豪为盲童二胡演奏登台指挥

■本报记者 姜方

日前,13岁的盲童马成在贺绿汀音乐厅内,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首场二胡演奏专场音乐会。这场名为“心有灵犀”的演出——台上的马成佩戴墨镜,台下的观众看不见他的眼神,当《二泉映月》《第二胡狂想曲》《流浪者之歌》相继响起,惊艳了听者。下半场,《梁祝》作曲家之一何占豪亲自登台,指挥乐队和马成共同完成了二胡协奏曲《梁祝》。

13岁盲童马成的艺术天分过人,他的恩师上海民乐教育家王永德教授更是圈中公认的名家。今年秋天迎来执教50周年之际,王永德的众多海内外弟子云集沪上连办六场音乐会。从旅加二胡演奏家高韶青、新加坡华乐团首席林傅强、日本演奏家鸣尾牧

子,到马来西亚演奏家林顺丽、旅日二胡演奏家刘福君等,都只为了老师的一句话:“音乐发自心灵,澄净着人的灵魂。”

盲童的弓弦点亮了国内外舞台

来自江苏宜兴市的马成聪明活泼,但却先天失明。2012年,父母陪自幼显现出音乐天赋的马成来沪,找到王永德拜师学艺。过了仅仅两年,他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上音社会艺术水平十级考试。王永德还组建了教学团队,在高韶青等人的手把手带动下,马成汲取各家之长,演奏能力获得了更大的飞跃。

近年来,马成在不少艺术赛事中崭露头角。在去年举办的第三届敦煌杯全国二胡演奏大赛上,他凭《宝玉哭

灵》获得第一名,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宝玉失去挚爱后的回肠百转;今夏又斩获新加坡南洋国际音乐大赛非专业少年组总冠军等奖项。

学音乐,文化课也不能落下

采访时王永德一直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挂在嘴边。在他看来,音乐教育必须从长远出发,不能急功近利。王永德说:“任何领域的教育都是以育人为核心的,最终应立足于提高受教育者的个人修养。”

20多年前,王永德来到杨浦区,成为当地上海学生民乐团的拓荒者。如今,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已小有名气,还曾登陆国际舞台。

为马成担纲协奏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民乐团的70多位学生,这些12岁左右的孩子已能将高难度曲目演奏得颇为到位。“他们的文化课没有落下,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提高综合素养,这将是国内音乐教育未来的方向。”王永德说。